

破解“儿童看病难”还得靠改革

胡印斌



今日论语

儿童看病难，儿科门急诊取消，儿科医生流失……这些是近年来被广泛关注的问题，更是关系到每个有儿童的家庭切身利益的事。怎么缓解，破解这些难题？

据报道，上海市卫计委主任邬惊雷近日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17年底，前，上海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全部恢复儿科门诊服务，三级综合医院和承担区域医疗中心任务的二级综合医院提供儿科门急诊服务，同时引导和鼓励有资质的社会医疗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当年全市将新增儿科床位400张。

去年以来，上海在缓解“儿童看病难”问题上很有成效。据统计，

2016年上海5家儿童专科医院和儿科优势医院全年门急诊量增幅，由2015年的7.3%降至2016年的1%；全年出院人次增幅，由2015年的9.4%升至2016年的11.3%。数据可能比较枯燥，但数据背后的努力却是实实在在的。诸如增设儿科床位、儿科常见病分流下沉社区等，市民是有切身体会的。

当然，与一个两千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相比，上海目前的儿童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充分，“儿童看病难”问题还难以根本缓解，这有待于政府继续补齐“短板”。

从目前看，上海儿科医患的主要矛盾还在于供给与需求不均衡，也因此，今年的“大盘子”基调还是扩容。在就医方面，儿科门急诊增加，儿科床位新增400张，采用分时段预约及

新型支付方式；在用药方面，逐步在社区等基层医院增加儿童基本用药品种和数量，方便家长就近配药；在人才方面，加快培养儿科医生等等。

此外，针对“社会医疗机构可能存在的过度诊疗、用药不规范”等问题，也将加强监管，并建立一个可追溯的儿童质控检查体系。

可以说，这些措施均有很强的针对性，直指以往儿童就医的难点和痛点。若能全部落实到位，必将极大改善儿童看病难以及过度治疗的现状，从而全面提升儿童健康服务与健康保障的覆盖能力。

破解“儿童看病难”的根本出路，还在于持续推进改革。一方面，推进儿科薪酬改革，让儿科医护人员活得体面、有尊严。这不仅关系到稳定现有的医护队伍，也关系到未来

会不会吸引更多的医护人员投身其中。儿科医生流失的主要原因在于收入低、风险大，因此，既要提高儿科医生的收入，加大对儿科的投入，也要降低儿科医生所承担的职业风险。

另一方面，在对待社会办医进入儿科诊疗上，也应该加大改革的步伐。既不要因为社会医疗机构存在的问题而顾虑重重，裹足不前，也不能因为看中社会办医对公立医院的“补位”而忽略常态化监管，放任自流。如何在灵活与规范之间搞好平衡，履行好政府的监管职责，并不容易，但又势在必行。

而从更长远的视角看，统筹规划儿科医疗资源，构建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儿童健康服务体系，不仅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必然，也符合全体民众的切身利益。

毒贩“复活”不能当笑话看

日报观点

38岁的活生生的河南籍男子赵伟刚，近日却成了大家眼中的“活死人”。据报道，2004年9月，因为涉及运输毒品案，一名河南籍男子被当地法院判处死刑，毒贩的名字及身份证号与赵伟刚一致。从这一天开始，赵伟刚开启了十足倒霉模式。不管他走到哪里，只要使用身份证，就会被公安机关抓捕，但随即又被放回。只要用一下身份证，便能像触动报警器一样，呼唤

出警察，不断陷入麻烦，还带来无法言说的羞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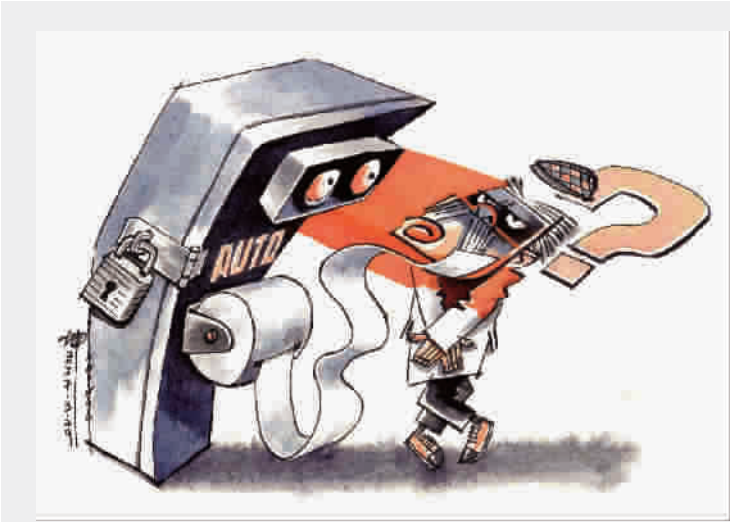
这是由一次次“不作为”，层层叠加而成的“怪现状”。其实，早在当初，这名真名是“冀魁星”的毒贩被抓后，就已经向办案警方表明，自己冒充了赵伟刚的身份，但假的身份信息还是通过了一系列司法程序。无论是办案侦查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倘若有一处能履行法定职责恐怕也就没有之后的“续集”了。

其实，更为令人诧异的，还是一种“有错不改”的强大“惯性”。令人遗憾的是，面对找上门的“被枪

毙的毒贩”，永胜县公安局一名主管刑侦的副局长仍表示，只要枪毙的是真正的毒贩就不受“影响”。他们没有考虑过，十余年无辜的赵伟刚寸步难行，就算住个酒店，也得“等警察来了，把他们送走之后才能睡得踏实”。

在奇葩的事件背后，埋藏了太多的不作为，也折射出对个人权益的漠视。在尽快纠正错误的同时，也应展开责任追究，给大家一个说法，给此类事件画一个句号。

（欧阳晨雨 刊今日新京报 本报有删节）



『面子』换手纸

日前，因为厕纸被“随便拿”，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几个公共洗手间内，安装了高科技厕厕纸机，游客必须站在电脑前超过三秒钟，机器才会供纸，并且九分钟内不会给同一个人发放厕纸。

王震坤画

自由谭

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两个相距不远的人来车往密集程度相似的十字路口。一个属于市北某区，一个属于两区交界的接合部。

市北某区的十字路口，上下班高峰时段通常有两位交警指挥交通；两区接合部的十字路口，通常只有一位站在路边的交通协管员。如此人员配备的结果是：前者秩序井然，即使有行人和车辆违法，也能及时得到纠正，后者则常见行人车辆违法和道路拥堵现象。尤其是不久前的星期一早上，天下大雨，道路严重拥堵，但两区接合部依然不见交警，现场用“一片混乱”来形容，亦不为过。

“接合部”漫议

王纪轻

因为每天上下班都经过，也因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于是就产生了一些关于接合部的“猜想”：两区有关部门的沟通是否畅通，配合是否协调，措施是否到位，警力是否紧张，有无管理上的“盲区”和“死角”……

世间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有一次看羽毛球比赛，曾经听一位当羽毛球教练的朋友谈起，在羽毛球双打比赛中，防守方通常采用左右站位的阵型，而对手往往会对这个阵型的中间接合部进行攻击。如果两个搭档配合不默契，就容易出现

因抢球撞拍或两人都不接球的现象。所以，这个接合部是羽毛球比赛中的“事故多发地带”。

除了空间上的接合部之外，时间上也有接合部现象。比如：学校“减负”后，学生放学早了，从放学回到家中或家长来接这段时间就形成了一个“接合部”。一些社会培训机构由此看到了商机，社会培训市场越来越火，这也是导致学生学业负担沉重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如何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的责任，有关部门如何及时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是解决这个接合

部问题的关键。

如果做个有心人，就会发现，社会生活中，接合部现象还真不少，不少接合部问题也亟待解决。接合部看似由“两家”相邻而形成，其实从根本上说是“一家”。一损俱损，一安俱安；一乱俱乱，一治俱治。要解决某些接合部的问题，使之由乱而治，长治久安，还需有关“两家”都要有“一家人”的大局观。有关双方都要避免缺位和失位，必要时还要互相补位，以避免接合部常见的“盲区”和“死角”现象。

至于文章开头谈到的那个两区交界的接合部，不知何时能使人来车往秩序井然成为常态？寄希望于有关地区和部门的通力协作，也寄希望于广大开车人、骑车人和行人素质的不断提高。



新民随笔

白海豚之死

沈月明

昨天下午，广东珠海本地资讯平台“珠海同城会”在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组有人当街宰杀白海豚的图文，引发社会关注。中华白海豚现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海上大熊猫”之称，被列入《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

很多环保人士对此表示强烈谴责。笔者朋友圈甚至有人忍不住吐槽某些地方“水里游的除了潜艇不吃其他什么都吃”的饮食陋习。

其实什么地方的饮食传统只要符合法律，也无可厚非。比如你吃油炸蚱蜢，吃烤羊辜丸，那都没关系，只要你不吃野生保护动物就行。

但偏偏在中国一些地方，吃野生保护动物是时髦，甚至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因为可能价格很贵，或者一般人吃不到。比如此前火过一阵子的香港“李公子”事件，因为晒与黄书记李局长一起吃穿山甲，引发网络人肉搜索。

说起来偷偷吃说明心里还知道这是犯法的，至少还有所收敛。但像珠海宰杀白海豚的人，如此堂而皇之，好像他们杀的只是一头猪一只羊，实在令人震惊。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当地人捕杀各种各样的野生保护动物习以为常，并没有人管，要么就是这几个人是彻彻底底的法盲，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动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其实无论哪一种，当地的渔政部门、环保部门、司法部门都是有责任的。如果有深入群众的普法教育，有平日违法必纠、执法必严的雷霆行动，何至有人敢如此公开违法旁若无人。

昨天我看到一篇网文《这消失在浙江消失的鸟儿》，我有点进去看。我对滥捕滥杀、环境恶化导致的物种危机已越来越缺乏承受力，因为这些年看到太多的坏消息了。

所幸也会有一些好消息。比如辽东湾斑海豹种群增加了，青海玉树近年首现400头以上的野牦牛群等等。

唯愿在野生动物保护方面，听到越来越多种群繁衍的好消息，而不是被人类逼至绝境、苟延残喘的坏消息。